



世四

時務報

第四十四冊

18
214
44



18
214
44

時務報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第四十四冊

移設英租界大馬路泥城橋東塊

THE CHINESE PROGRESS

光緒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購求

時務報第四十四冊目錄

中國除害議除不學之害二

三水徐 勤撰

蒙學報演義報合叙

新會梁啟超撰

恭錄 諭旨

戶部議覆山東巡撫李秉衡奏駁總稅務司重議土藥稅釐摺

浙江候補道李寶章上浙撫廖陳明浙江土藥加徵稅釐辦法稟附章程五條

威海衛圖說

英文報譯

歸安孫 龍溪王

超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論中國茶業之衰應如何設法補救 其二 論中國銀圓局 用心叵測 波

蘭向俄 高麗近事 暹王游歷續紀 工程浩大 曷格司射光

路透電音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北京外交情形續第四十三冊 論中國人民之性質 亞非利加洲及俄法之關係

俄國義勇艦隊記 倫敦銀情 麥奚牙伯利與使德公使書

時務報館譯編

日本赤十字社社則續第四十三冊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譯上海西字文匯報 續第四十三冊 桐鄉張坤德譯

中國除害議除不學之害二

三水徐 勤撰

徐勤正告天下曰。覆吾中國。亡吾中國者。必自愚民矣。必自以舉業愚民矣。中國二萬萬里之地。四萬萬之人。二十六萬種之物產。大地莫富強焉。而北託於俄。南懾於英法。東割於日本。岌岌幾不國。原所以傾敗之由。在民愚之故。愚民之術。莫若令之不學。而惟在上者之操縱。不學而愚之術。莫若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知時務。聚百萬替者。跛者而鞭笞指揮之。如牧者之驅羣鵝鴨。然稍投以水草。奔走趨赴。惟恐後。乃得以呵斥殺戮。獮祭而奴使之。雖然。天下之士。至多。豪傑殊特。負異氣者。郡縣而有。咸欲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通時務。其道甚難。故用束水刮沙之法。盡去漢唐以來徵聘辟召賢良。茂才有道。四行鴻博。十科之選。又去三公光祿。刺史守相之舉。獨立科目以招之。夫以人才之殊。而取士之隘。未有若此者也。然所謂科目所取之士。試之以四書五經之義。以通聖人之大道。策之以經史掌故。無所不問。以驗其記誦之強富。貫串之該博。豈不得才乎哉。然所謂經義者。乃非欲人通聖人之大道也。自割截枯縮而外。乃密為文法。文式。文律。以困之。聖人之言。以明其道。豈有所謂詞句之間。不許犯上。連下者哉。豈有所謂偏全。幹補者哉。長則博士百萬之言。發揮之而不足。短則申公之對。一二言而有餘。豈有所謂七百

字之限哉。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豈必以八家之調。八股之體哉。豈有浮腔濫調。若填詞。唱曲之淫哇哉。戰龍戴鬼之怪。侯甸將劉之奧。豈限以宋儒之粗淺者哉。雖然。限以格式。定以法律。束縛人才。非義之義。亦無所不可。若夫援證古今。會文切理。而後深切著明。此自古爲文之通旨。未能外之者也。而制舉乃禁之。其說曰。代聖人言。不得用漢後書。漢後事。以爲孔孟周人也。安得知漢後事。於儒林等字。亦謂不可用。豈知其所謂雅正者。不過宋世文字之一偏哉。於宋世之文字。則以爲雅正。於孔經之文字。則以爲怪僻。新安之經。尊於闕里。其端起於歸有光。苟爭名之陋。其後成於陋儒。專己攻人之私。持界甚嚴。託體甚尊。謬種流傳。最便不學。人皆樂之。於是天下矜繆束書不讀。斥以雜學。讀禮則喪刪其簡。讀左傳則篇刪其句。若夫儀禮春秋公穀大戴。或孔子之親筆。或洙泗之微言。以詞館者英。鮮有誦讀者。至於羣書。益復高閣。言史學。則述坊書之綱鑑。易知錄者。以爲掌故。談經學。則奉大全。滙參備旨。味根以爲考據。講詞章。則奉古文分編眉詮。觀止評註。以爲宗。王。小兒學問。止論語。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故雖策問極博。唯重四書文。空對敷衍。可以登科。故對策而云。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猶知有漁洋居易。尚爲通博者矣。若夫考官閱卷。以貞觀爲西京年號。佛時爲西土經文。甚至有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爲何人。曾入翰林。

而問司馬遷爲何科前輩者。蓋未聞漢書。可證經義。先儒之中。未聞王粲。其風古矣。自童年受四書詩書易半部。禮記左傳外。讀爛腐之八股。纖巧之試帖。寫方黑之大卷。輕潤之摺子。送詩片。遞條子。徧拜座主爲師。卽可以乳臭之童。沒字之碑。擢高科。掄鼎元。迴翔木天。衡文天下。然且小之考軍機御史。大之考試差大考。權要富貴。皆賴於是。進之爲公卿督撫之尊。退之亦不失主學道府之榮。無日不待楷法文賦之用。卽終身不離楷法詩賦之業。浸淫禮郁。習臭而忘。故天下移風。想望沈醉。若夫巨儒宿學。盛德高行。束置勿恤。豈聞徵聘。問逢奏薦。祇授教職。亦僅頭銜而已。其行文魁壘奇偉。則以怪黜。或以犯諱。不合律法黜。其不能抑壓者。亦登第矣。則不計其文之工否。言之切直否。校其書法之工而已。書法之工。亦非取其歐顏虞褚。取其合院體而已。又非取其書法也。橫看其章法。欲其疎。正看其筆法。欲其通。不知沈約蕭該自何來。而妄據劉涓以談平仄。不知急就說文爲何物。而謬持字學舉隅而挑破體。凡有此者。雖以舒向之金玉淵海。顏冉之龍翰鳳雛。抑置末第。永爲外吏。折腰督郵。見棄永世。故魁天下之狀元。爲四萬萬人最驚羨者。乃由鈔策冒寫方格而來。非謂有黼黻雲漢之學也。宰天下之大學士。爲四萬萬人所最尊者。乃由寫白摺積資格而致。非關有經緯天地之才也。人主以富貴奔走天下。而下之舉人秀才。中之詞館。

試差上之狀元宰相所取在彼所棄在此故風行草偃高髻廣袖楚靈細腰齊桓紫服君行法而臣行意況標之甚高者乎天下之人惟富貴之是求惟至愚極陋無用之是學習非成是深入人心謬種流傳子孫蕃衍孩提愛餅棗而不愛金珠野人愛錢帛而不愛空青鑽石愚以傳愚陋以襲陋易丹而素看碧成朱以至愚極陋之總裁閱卷者選試差翰林又以至愚極陋之主考學政拔天下之秀才舉子夫惟湯而後得伊尹惟桓公而後得筦仲惟陸敬輿而後能拔昌黎惟歐陽永叔而後能拔東坡自非然者海濱遂臭之夫警者捫盤之論臭味各合淄澠難混其棄周鼎而寶康瓠珍瓊玖而捨卞璞自然之理也大播其陋種鼓盪其愚風震動六合陶鎔一世舉國既狂則必以不狂爲狂而抑之扶之強飲狂泉雖以百鍊之鋼絕世之資蒙藥軟其骨則手足皆麻光色眩其神則東西俱瞶亦不暇從事天下之故而惟八股小楷之是攻故亦同歸聾瞽矣夫以八股愚天下之人若使惟通才是求不限名額通則一榜盡賜及第尚可以餘日讀書不通則停其選舉尚可止其倖進泰西掄才皆無額也而科舉則不問通否惟額是副吾粵南海順德新會童試至五六千人而學額僅四十諸生試者萬二千餘人而諸生不得錄科者尚十之五六監生不得錄科者以千數會試則吾粵舉子五百餘而進士僅十六人總裁四人各分其額人得

四卷其他江楚四川亦或類是及額而後雖有孟荀莊屈之文歐虞顏柳之書亦皆擯而不錄矣其他就吾耳目所及雖以江浙文風之美而童試無幾如廣西雲南貴州則士風僻陋且自童試鄉試亦復寥寥而亦以額強取之若欲以安慰鎮撫之者夫國非賢不立事非才不舉卷耳之求賢審官菁莪之造士育才此千古之通義有國之常法也而科舉之制國有慶典則開恩科行省士民有報效捐款義舉則廣以恩額是國家本不以科舉爲求才之法而以爲恩施之具不問其人才之有否則多取其本額之數是不以士人爲才而等於恩倖之流旣以爲恩矣則不得濫賞而靳其額或加惠而增其額亦義之宜也然而愚不肖者進而賢智見遺小民知其不必以才進也故五經未畢皆懷僥倖之心一丁不識並有進取之志故自髻鬢至老耄焚書而舞之吾粵學舍千數舍皆百數十人皆聰俊才也而朝呶夕哇搖頭頓足高吟低詠惟腐爛文數篇老師耆儒登臯比宣講者亦惟陳文數篇吾過其門欲爲痛哭以絕世之人才咸葬葬於是計直省省風當亦同埋矣然使額雖隘矣而分場多日閱卷多人猶少失也然科舉之制以一使者再歲巡試行省千餘里之地時日迫促場期接比如吾廣州每場士皆五六千隔日一場一人閱之是以一日閱數千卷矣雖有仲尼之聖離婁之明力能穿紙豈能辨是不過聽幕友之顛倒取旣及額

三
餘可束閣。各聽其命運之所遇。若賭呂宋之票。榜花之猜而已。若鄉會試。稍寬其期。增其人矣。然泰西每試。人不過百。考者數人。安有以萬數千卷。十數日所能了之哉。惟有黷預抹塗而已。夫以額之定限。若此。場期之迫。促閱卷之悒悒。若彼。既驅數百萬童生而縛之。幸取焉而爲諸生。不得則歲歲復試。其枯窘割截如故。又驅十餘萬諸生而縛之。以限額促期閱卷。寡獨額預之法。幸取焉而爲舉人。不幸則三歲復試。其不許用後世書後世事之八股如故。又驅數千之舉人。而縛之以限額促期閱卷。寡獨額預之法。幸取焉而爲進士。不幸則三歲復試。其不得用後世書後世事之八股如故。其他童試。則歲歲有縣府試數場。凡費數月。而後能見試於學政。諸生則年年有歲試。科試錄科試。而後得望於鄉試。若仍歲有失。則沈溺於枯窘塔截之中。累試而或有所得。然苟未第進士者。終營營於不許用後世書後世事。謬稱雅正之八股之內。不問賢否。不問通否。試既重疊。而額益隘少。如累塔登峯。高益尖矣。然考試之事。同而尊賤之體別。僥得則乘輅建節。在於指顧。僥失則黃馘枯首。困於泥塗。樹之標者。極高以誘之。束之額者。極隘以汰之。密爲層累之試。以縛之。寬其歲月之望。以老之。故合四萬萬之民。而得數百萬之秀民。累試數百萬之秀民。而得數千之舉人。數百之進士。可謂妙選天下之英矣。所以分任天下之職事者。皆在此數千百

人矣。而以不用後世書後世事之故。考其知識。不獨與彼數百萬之秀民無異。乃與彼四萬萬黔首亦無異也。合數百進士而試之。又選數十人。以入翰林。尤天下之後選矣。既入翰林之後。可以讀書窮理。紆發志事矣。則歷資以限之。薄俸以困之。亦不問賢否。不問才否也。其有不由資歷。而可以超遷。可給衣食。而足資供職。則有大考試。差在。以歲俸數十之窮。二十年開坊之難。而驟超學士講讀之班。任全省學政之富。開合太大。操縱太奇。自非天民出世之姿。安有不俛首帖耳。而惟馬首是瞻也。當是時也。若試以妙通新理。創著新書。專闢新地。何求而不得。則失四萬萬人。而尚有數百才人。猶可爲國也。而官制尙慮其稍智也。自朝殿之試。大考試差之試。別出一天下古今最無補最無用之小楷。白摺。試帖詩。以縛之。得之若升天。失之若墜地。於是所謂天下之英。詞館之後。研墨弄筆。朝書暝寫。窮老盡氣。而惟楷摺之求。工詩賦。則求題解。而熟誦無用之詩。則謂才博人矣。尙安有餘力暇日。以講天下之故。新理之學。羣盲既聚。亦安能互相補益。而少見天日乎。故詞館之後。以爲公卿督撫之選。主考學政。給御道府之任者。考其知識。與數百萬之秀民無異。與四萬萬之黔首亦無異也。故數百萬之童生。以枯窘割截愚之於始。十餘萬之諸生。舉人以不用後世書後世事愚之於中。數百之翰林。以楷法詩賦愚之於終。三法立而天下之公

卿士人無復有不愚者矣。無得漏網而能智者矣。其有脫穎而出者。才才獨立。無與講求。其智亦有限矣。然且眾謗羣攻。以爲怪物。流言飛文。務令不容。否則盡棄其學。變易其面目。與之偕愚而後苟容焉。故通經學古之士。一郡一邑。無一人焉。大清通禮。當王之貴也。或一省無其書。若夫博學雄文。一省或無其人焉。絕學專門。經緯世宙之才。或一代無其人焉。愚之效大著矣。然科舉所限者士人耳。若上之王公。下之農工商賈。中之將帥士卒。醫卜星術。不受八股楷法詩賦所縛者。可以智矣。無如才識之開。皆由文學。士人既專文學之業。尤流咸奉爲宗師。分其論議。故二萬萬婦女。皆士農工商。稍識字者之弟子也。二萬萬農工商賈。及將帥士卒。皆日作搭截。僅誦四書三經之童生之弟子也。醫卜星術。皆日作搭截。僅誦四書三經易知錄之童生。不進學而變身者也。天潢之英。宗親之貴。親郡王貝勒貝子公將軍。皆日作搭截。日作不許用後世書後世事之八股。日寫白摺之翰林之弟子也。至於天子。聖神首出。不待教者。不敢論矣。然以數百年之積習。數萬萬人之風氣。熏蒸染濡。智種欲絕。是以朝無才相。閫無才將。疆無才吏。野無才農。市無才商。肆無才工。聚黃帝堯舜神明之胄。四萬萬明秀之才。而皆以八股楷法詩賦而替之。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使猶當嘉道一統之時。亂民一呼。城邑皆躪矣。況當大地交通。強國數十。興學勵士。日智其

民。而吾以數十百萬警者當之。豈有唯類哉。嗚呼。豈有唯類哉。夫閔馬父之不悅學。此周之所以亡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此孔子所以歎也。故謂覆中國亡中國。必自科舉愚民不學始也。不除科舉搭截枯窘之題。不開後世書後世事之禁。不去大卷白摺之楷。八股之體。試帖之詩。定額之限。場期之促。試官之少。累試之繁。而求變法自強。猶卻行而求及前也。

蒙學報演義報合敘

新會梁啟超撰

人莫不由少而壯。由愚而智。壯歲者。童孺之積進也。士夫者。愚民之積進也。故遠古及泰西之善爲教者。教小學急於教大學。教愚民急於教士夫。嗟夫。自吾中國道術廢裂。舍八股八韻大卷白摺之外。無所謂學問。自其就傅之始。其功課即根此以立法。驅萬萬之童孺。使之桎梏汨溺於味根串珠對偶聲病九官方格之中。一書不讀。一物不知。一人不見。一事不聞。閉其腦筋。癱其手足。窒其性靈。以養成今日才盡氣敝之天下。斯義也。吾昔論學校幼學一編。既已重憂之。而長言之矣。抑士夫之所謂學問者。既惟是光方烏鈞渡挽。是講是肄。是切是磋。此學也。農學之無球於餒。工學之無球於窳。商學之無球於困也。然天下之學。既無有出此之外者。則彼農也。工也。商也。以爲學也者。固非吾人所當有事焉耳。於是乎普天下皆不學。今言變法。必自求才始。言求才。必自興學始。然今之士大夫。號

稱知學者則八股八韻大卷白摺之才十八九也。本根已壞，結習已久，從而教之，蓋稍難矣。年既二三十，而於古今之故，中外之變，尙寡所識，妻子仕宦衣食，日日擾其胸，其安能教其安能學。故吾恆言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歲以下之童子乎。西國教科之書最盛，而出以游戲小說者尤夥。故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於是者也。他國且然，況我支那之民，不識字者十人而六，其僅識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學教愚民，實爲今日救中國第一義。啟超既與同志設時務報，哀號疾呼，以冀天下之一悟，譬猶見火宅而撞鐘，覩入井而怵惕，至其所以球焚拯溺，切實下手之事，未之及也。既又思爲學校報，通中西兩學，按日而定功課，使成童以上之學僮誦焉，自謂得此則於教學者，殆庶幾矣。而於教小學教愚民二事，昧昧思之，未之逮也。歲九月歸自鄂，而友人葉君浩吾、汪君甘卿，有蒙學報之舉，門人章生仲和及其哲兄伯初，有演義報之舉，兩日之間，先後見告，既聞之，且怍且舞，且喜不寐，嗚呼！其或者天之不欲亡中國，故一敗之辱，而吾國人士之扼腕攘臂，思爲國民效力，爲天下開化者，豈相錯自今以往，而光方烏鈞渡挽之凶談，或可以少熄，中國之人，亦漸可教矣乎。斯固球焚者之突梯，拯溺者之桔槔也。他日吾學校報成，使童孺誦蒙學報者，既卒業而受焉，則荀卿子所謂始於爲士，終於學聖，其由茲矣。豈曰小之云乎哉。

諭旨恭錄

八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徐樹銘著調補吏部右侍郎未到任以前仍著徐會澧兼署楊頤著轉補兵部左侍郎仍兼署工部右侍郎並管理錢法堂事務壽昌著補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署刑部右侍郎欽此○又奉 硃筆慶綿補授工科掌印給事中欽此○又奉 硃筆稽察鑲黃旗漢軍旗務著齊蘭去欽此○又奉 硃筆稽察正黃旗蒙古旗務著忠廉去欽此○二十二日奉 上諭毓崐等奏 東陵應修各工重要請派大臣查勘一摺著派英年迅速前往敬謹勘估奏明辦理欽此○又奉上諭毓崐等奏旗員朦混舞弊希圖浮領銀兩據實糾參一摺本年八月 婉貴妃著交部嚴加議處翼長文山恩齡印務章京吉瑞景哲隨同畫稿畫押著一併交部分別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二十四日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處分一摺前甘肅副考官翰林院編修謝佩賢著照部議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該員尙有應得降一級調用處分係屬公罪著准其抵銷欽此○又奉上諭禮部奏遵議御史潘慶瀾奏請將已故總兵之母旌獎一摺已故總兵鄧世昌恪遵母訓移孝作忠力戰捐軀死事最烈伊母郭氏訓子有方深明大義著賞給御書匾額一方

交譚鍾麟等轉給祇領以示旌獎欽此○二十五日奉 旨明惠現駐南苑所管鑲
白旗蒙古副都統著官祥署理欽此○二十七日奉 硃筆徐承煜補授宗人府府
丞欽此○二十八日奉 上諭英年現在出差左翼總兵著阿克丹署理欽此○二
十九日太常寺題九月二十日祭 歷代帝王廟奉 旨遣載勛行禮兩廡遣溥頌
榮惠會章綿文各分獻欽此○九月初一日奉 上諭內務府奏燕郊等處行宮請
派員勦修一摺著派啟秀世續前往詳細查勘核算擇要修理欽此○初二日奉
上諭鹿傳霖著開缺來京另候簡用四川總督著李秉衡補授未到任以前著恭壽
兼署欽此○又奉 上諭山東巡撫著張汝梅補授欽此○初三日奉 上諭陝西
布政使著李希蓮補授玉恒著補授貴州按察使欽此○又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
處分一摺刑部尚書薛允升著照部議降三級調用刑部郎中黨蒙著降一級留任
其分別議處之堂司各官刑部郎中英瑞定成熊起礪均著罰俸一年前刑部尚書
調補工部尚書松淮刑部左侍郎阿克丹前刑部左侍郎調補倉場侍郎李端棻刑
部右侍郎文琳前署刑部右侍郎調補吏部右侍郎徐樹銘均著罰俸六個月內閣
侍讀薛浚著罰俸九個月以上各員均著不准抵銷欽此○初四日奉 上諭貴州
貴西道員缺著桂霖補授欽此○初五日奉 上諭刑部尚書著廖壽恒補授徐樹

銘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欽此○又奉 上諭吏部右侍郎著徐會澧調補
張英麟著轉補禮部左侍郎禮部右侍郎著唐景崇補授欽此○初六日奉
旨福建漳州府雲霄同知員缺著董夢蘭補授廣西平樂府鍾山通判員缺著
王昌明補授安徽歙縣知縣員缺著薛邦襄補授福建安溪縣知縣員缺著劉
晉庚補授甘肅大通縣知縣員缺著萬鍾駿補授光祿寺筆帖式著文華補授
翰林院筆帖式著增來補授理藩院筆帖式著珠蘭布補授保送知府翰林院
編修張預著以知府分發省分補用保舉山西候補知府孚仁山東候補同知
何國禔河南候補同知查有純福建候補知縣倪源壽廣西候補知縣周文鏞
俱照例用升補廣西全州知州洪杰著准其升補服滿山東莒州知州袁保純
著不必坐補原缺俸滿廣東白石場鹽大使裘憲琦著回任奏留吏部學習筆
帖式聯綬著准其留部欽此○又奉 上諭徐樹銘著來京供職浙江學政著
陸寶忠去俟出關後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又奉 上諭兵部尚書
仍著廖壽恒兼署欽此○又奉 上諭禮部左侍郎著徐會澧兼署欽此○又
奉 上諭徐樹銘現已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到任以前著許應驥兼署欽
此○又奉 上諭王文韶奏永定河伏秋大汛搶護平穩獲慶安瀾一摺永定

河本年伏秋汛內疊次盛漲經該河道督同工員設法搶辦全工一律平穩現
在節逾秋分仰賴 神靈默佑獲慶安瀾實深寅感著發去大藏香十枝著王
文韶祇領交永定河道陳慶滋虔詣 大王廟敬謹祀謝以答 神庥餘著照
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本月初五日三座門內公所不戒於
火燒燬大小房十數間當經步軍統領及值班王大臣等督率官兵水會人等
即時救護撲滅尙爲出力著步軍統領衙門查明該官兵等人數開單獎賞該
公所看守人役著交內務府訊辦欽此○初九日奉 上諭浙江紹興府知府
員缺著繼恩補授欽此

戶部議覆山東巡撫李 秉衡 奏駁總稅務司重議土藥稅釐摺

爲議奏事山東巡撫李 秉衡 奏部議總稅務司所籌征收土藥稅釐辦法窒碍多端
懇 恩飭部照舊稽征無庸改議一摺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初十日奉 硃批該衙
門議奏欽此欽遵由軍機處鈔交到部據原奏內稱山東土藥所產多在省城西南
究沂曹濟各屬前籌辦土藥稅釐在省城專設總局於產土地方派定經紀開設行
棧俾便稽查每擔約銀二百餘兩每價銀百兩征落地稅銀八兩釐金銀八兩如由
各海關出口則加收關稅八兩計每擔共收銀四十八兩自十七年奏辦以來多不

過七萬餘兩少則四五六萬兩不等今赫德所議山東土藥一萬擔以每擔六十兩
計之應征銀六十萬兩較從前數且十倍是卽於向所不產之處教之樹藝多方搜
括猶未必能盈其數揆之事理既有所不可亦實力有所不能懇仍照現辦土藥釐
稅章程實力稽征毋任隱匿中飽至攤還洋債上年經戶部分別派定凡常年應解
之款無論如何爲難當督同司道各員設法騰挪如期清解各直省疆臣均受 恩
深重當能各清各款上紓 宵旰之憂正不必另議新章程洋款已不至無著等語
臣等伏查前因洋債過巨籌款維艱不得已議將土藥稅釐另行設法整頓隨據總
稅務司赫德開呈手摺擬改由奉天之山海江蘇之鎮江四川之重慶雲南之蒙自
各關試辦征收當經 部商酌歸各省征收則責成督撫歸四關征收則責成稅司
土藥爲中國出產釐金係地方專責斷無不信督撫而委任稅司之理是以就赫德
所開土藥擔數每擔擬收銀六十兩奏准通行各省設立總局試辦稅釐并征各省
接到此次部議自應將該省土藥實在出產數目妥定征收章程專案詳細奏報方
爲切實辦公之道若專持己見輒以窒礙難行爲詞於土藥一切利弊仍舊未能興
革不惟使好議論者轉以土藥不歸洋關征收爲失計將來續解洋款無可籌還致
失信於外人屆時又誰執其咎哉卽如山東土藥一萬擔該撫稱多方搜括未必能

盈其數等因。查赫德於摺內開甘肅陝西山東山西河南直隸六萬擔。原就各省多寡之數。籠統合計。並未指定山東一萬擔。且山東縱不及萬擔之數。究竟各屬出產若干。該撫亦未能確切指出。至征收土藥稅釐。該省每擔共銀四十八兩。係按分次交納之數。先後並計。并非一時征足。然征落地稅以後。未至局卡以前。銷售偷漏者已多矣。既納釐金以後。未至各海關以前。銷售偷漏者又多矣。名為每擔征銀四十八兩。實則不知若干擔。方始征收足數。似不如就土藥繁盛處所。設立總局。一次征足。不再重征。庶免掛漏。復查部議土藥一疏。現惟山東登復。其餘各省。尚未奏報。乃該撫於山東以外。論及四川。而謂其財力不逮。兼論及雲南貴州吉林甘肅。而謂其入不敷出。並念蜀滇黔粵。強敵環伺。恐致商賈裹足。怨讟煩興。包藏禍心。迭起事變。洵為通籌全局起見。然四川等省土藥。固不能強無而為有。未嘗不可化私而為公。究應如何征收。須俟各省覆奏到日。再行酌核。未便預為擬議。若謂以加重稅釐之故。商賈不獲厚利。未免動以浮言。則是觀望者。不過運銷土藥之人。而各項商賈。自若也。怨讟者。亦祇吸食土藥之人。而各項農民。自若也。何至包藏禍心。迭起事變。總之土藥本害人之物。愚民貪利忘害。以致種植日多。因其種植之多。而酌加稅釐。嚴查私販。正與光緒十六年諭旨。以征為禁。隱寓崇本抑末之意相符。該撫轉疑使

九州上腴。盡棄嘉禾。而植惡卉。亦可謂必無之事矣。抑臣部有難已於言者。上年攤還洋債。分別派定。該撫聲稱。無論如何為難。當設法騰挪。如期清解。自是公忠體國之意。惟是日償款。除已付一萬萬外。尚有未付一萬萬。勢必續借洋債。方能清償。既續借洋債以後。仍須分攤各省。方可籌還。而各省同一拮据。此盈千累萬之巨款。究由何項指撥。臣等日夜紆籌。萬分焦灼。亟思就已有之利。剔釐積弊。為得尺得寸之謀。終慮多寡懸殊。不能補苴萬一。倘各省疆臣。果如山東撫臣所奏。各清各款。上紓宵旰之憂。不必另議新章。洋款不至無著。則臣部幸甚。大局幸甚。所有議奏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浙江候補道李寶章上浙撫廖陳明浙江土藥加徵稅釐辦法稟附章程五條

敬稟者竊職道接奉鈞札。以浙省土藥出產稅釐併徵。飭令赴溫台一路查勘設局。當即馳至溫州。先行設局試辦。詳繹部行。以總稅務司赫德查據浙省出產。每年有一萬四千擔。以溫州而論。其總稅務司赫德之所言。即憑溫關稅務司所開。甯關亦當必然。至於台紹出產數目。無非比照約畧。遂謂西人於中國物產。果能考核精詳。恐亦未必果可憑信。且即溫關稅務所開。亦謂自銷者百分中五十分。則亦明知徵稅之難。實不得其善處之法。但土藥一項。其貿易者。本非廉賈。即吸食者。亦屬惰民。

部議既定在所必行。職道更何敢稍存推諉。惟其創辦之難。與成功之不易。有不敢不爲我憲臺縷晰言之者。竊查浙省土藥。隨地皆有。惟溫台甯紹。出產最多。然地有肥磽。則產質既分厚薄。天有寒暄。則收成亦判歉豐。如欲知每年出數若干。估計成本若干。非按畝而稽。不能得其大畧。惟是農田罌粟。有本年栽種。而來年不種者。亦有本年未種。而來年添種者。勢不能丈量履勘。飭令繳捐。且於正供之外。又加此項稅銀。迹既涉於病農。政更鄰於加賦。繁苛紛擾。自必不行。此其至難者一也。既不計畝。惟在徵商。然溫台出產雖多。自種自食者有之。囤積居奇者有之。零星販賣者有之。至於完納釐金。領票過卡者。蓋僅百分之一二耳。今改釐爲稅。定章每擔徵銀六十兩。商民偷銷私運。積習相沿。從前釐金起驗並捐。每擔僅徵洋四十八元。尙復多方偷漏。現計加徵幾及一倍。其藏匿繞越。更何待言。少或囊裹。隨地走私。多則結隊成羣。公然闖卡。禁無可禁。查無可查。此其難者二也。溫台二郡。背山面海。其港口之紛歧。路徑之叢雜。在在皆然。每至春間割漿之時。或在黎明。或在日落。民間隨割隨賣。小販隨收隨行。水路則小船出海。旱路則瓜分遠颺。並無日中而市。欲其繳稅。既不能執途而詢。更無從按籍以稽。此其難者三也。部議一萬四千擔。以近年所收釐金之數科之。所加將八十倍。現在竭力徵收。自斷不止。此區區。但數較懸殊。

辦理殊無把握。設或大部必須照此核算取償。浙中實覺無以應之。此不易者一也。土藥釐捐開辦有年。毫無起色。蓋釐局包諸董事。董事求諸商家。商家買諸小販。今改釐爲稅。設局徵收。其釐局素有之陋規。董事必不肯照給。董事向來之隱匿。商人必索取印花。奪其利權。積爲怨府。雖不致顯然構釁。恐不免暗中把持。此不易者二也。土藥產於四郡。商人苟能湊集巨本。儘數收買。販運他鄉。獲利本厚。無如溫台二郡。則向無巨商收買之貨。不及出產十之二三。在商人成本已覺不貲。而緝私所費。更從何出。此不易者三也。土藥割漿。多在四五月之間。本年收成。本屬歉薄。加之大比之年。溫台士子進省。無不攜帶數斤。數十斤不等。販售以作考費。釐局既未嘗過問。董事更何敢稽查。以致新漿一空。底貨騰貴。故本年徵數。必屬寥寥。設或所收之數。局用尙虞竭蹶。則造冊何以核銷。此不易者四也。土藥徵稅。部章准提經費一成。開辦之始。寸利尙無。而設局之費。與用人之需。在在皆有。現以無米之炊。驟冀滿篝之慶。墊無可墊。籌無可籌。其不易者五也。凡此至難不易之端。實爲共見共聞之事。然當此時。事多艱。餉需日絀。職道服官累代。積具惴惴。既不存推諉之心。必思得萬全之術。謹就管見所及者。酌議章程五條。除移司核轉外。先行臚列開呈。至於徵在於商。而或恐有妨民命。取不爲虐。而因此不靖海疆。是則職道可以保其必無。憲臺

亦實可以無庸慮者也。茲將溫關稅務所開摺，并管見章程，開呈憲鑒，伏祈察核示遵，無任感禱。

計開

一徵稅專以印花為憑也。竊查土藥釐金均由董事包認，各釐局即將釐票交給董事，任其填發，亦並不核對票根。商民視釐票為可有可無，皆恃花費以為買放。今改釐為稅，擬照鹽引辦法，定以每土藥二觔給與印花一紙，徵銀一兩二錢。其二觔以上，如無印花，即照走私辦理。務使購領印花，人人樂從其便，而通行各地，處處毫無留難。日久風行，在商在民，爭先購備，且由地方官隨時稽查，按照出產之數，飭令村圖購請印花，仍可賣給商販，是實寓計畝之法。於徵商之中，或於稅務不無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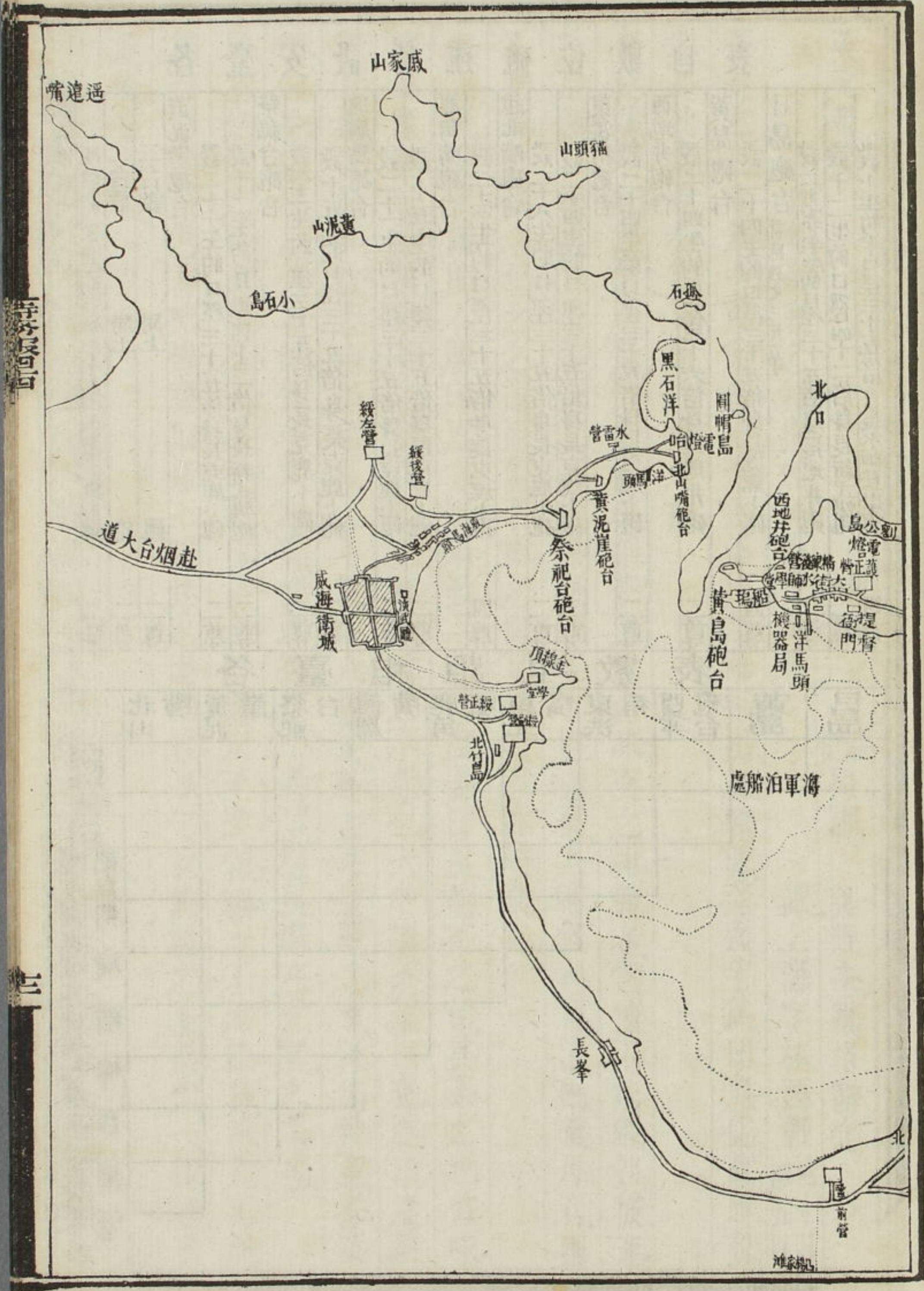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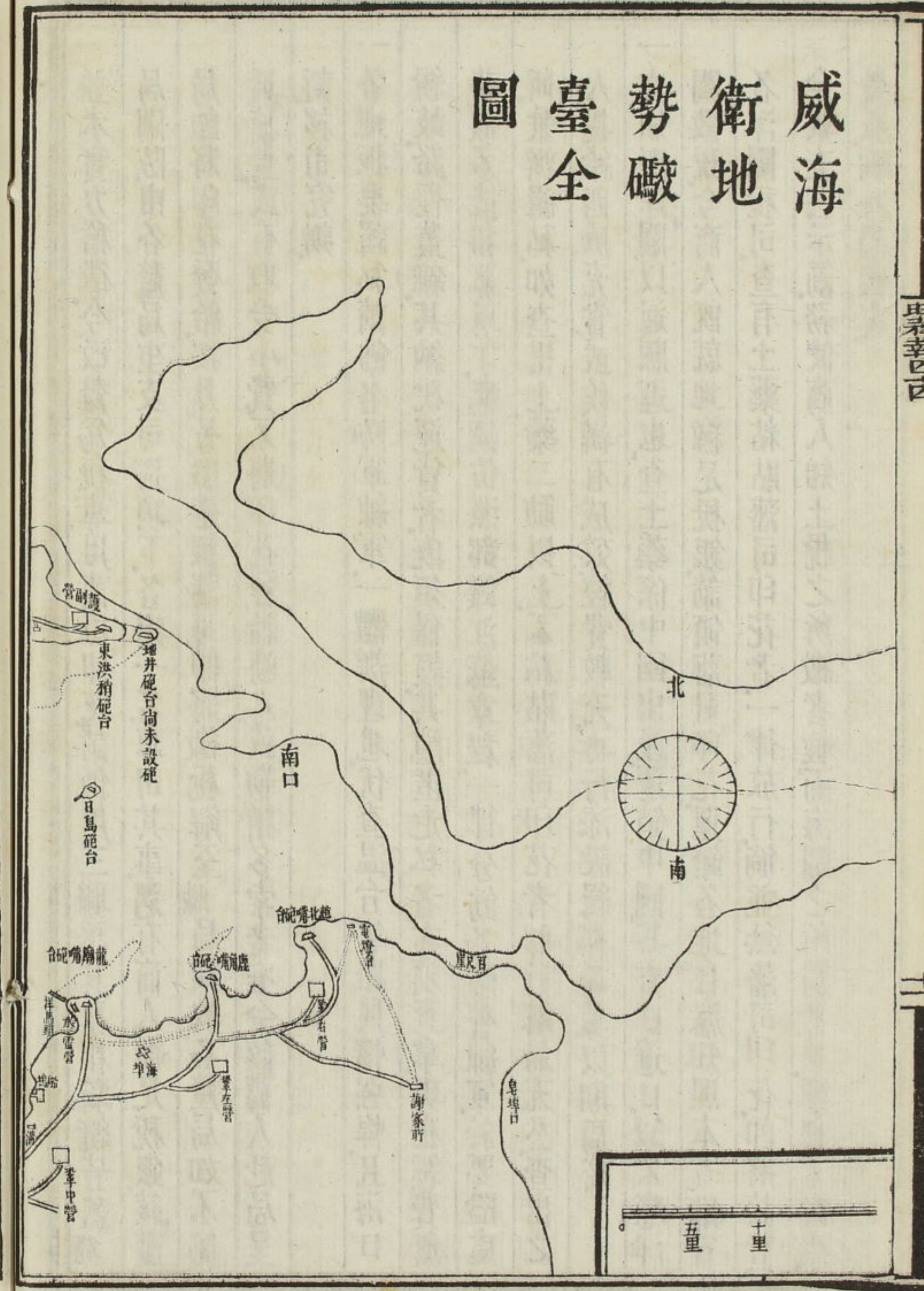
一招商開行，先行試辦也。查土藥一項，並無殷實行家，小民隨割隨賣，販戶隨收隨行，散漫不稽，毫無查考。現請由局出示，一面招商設行，一面如有能多購印花代客買賣者，暫由局發給諭單，作為官牙，准其照例收用。如有以多報少，隱匿稅銀者，查出從嚴究辦。

一暫由釐局帶徵，以節開支也。查各屬本收土藥釐金，無如包諸董事，將釐票交給，並未實力稽徵。今改釐為稅，專用藩司印花，請仍用三聯票，其票根騎縫皆蓋職局關防。由各釐局坐支司巡項下，各撥一名專司其事。遇有商人繳足稅銀，該釐局即將印花發給，按月另冊造報藩司，即將徵稅解至職局核收。各釐局如不認真稽查，或有收受小費，不將印花發給商人，或勒捐多索者，准令該商人赴局呈訴，移司究辦。

一各地扼要緝私，請飭各防軍練軍一體辦理也。伏查溫台等路，民情強悍，且海口紛歧，路徑叢雜，其納稅運貨者，既須保護，其隱匿走私者，亦須查拿。現在經費無著，似不能招募勇丁，應請仿照部議江蘇章程，一律分飭各防營練軍，於要隘處所兼辦緝私。如查出土藥二觔以上，不粘貼藩司印花者，即行解局充公。查出之人，提給四成充賞，或俟辦有成效，經費較充，再行添設緝私局勇，以期周密。

一宜知照洋關，以通販運也。查土藥係中國出產，運銷中國，其出口進口，似不應洋關徵稅。今商人既就地繳足稅銀，請領藩司印花，運銷各地，自應知照本省鄰省各洋關稅司，查有土藥粘貼藩司印花者，一律放行，倘並無藩司印花，即將該貨全數充公示罰。務使商人知土稅之所繳者輕，而海關之所罰者重，應無不懷德畏威，輸將恐後矣。

威海衛地勢全圖



海公信洋行聞其所購係一舊式滾茶機器到華後即售與華人運往温州然該機雖係舊式而所出之茶尚遠勝土法所製倘滾機之外益以烘機當更能起色聞福州茶商近置烘機一具試用以所出之茶樣三種寄請上海總商務會考驗會中肯倍爾哈定諸君驗之謂其色香勝於功夫茶而與印度錫蘭之茶相彷彿其味亦厚而佳惟烘製之法尚未盡善倘再講求之可臻美備

肯倍爾君復函致福州茶商云此次寄來茶樣力足經池遠勝向來市上所售諸君試辦之初已有成效若此良可欣慰倘能潛心考究精益求精將來定可與印度錫蘭所產並駕齊驅也

初英廠製造茶機鉤心鬪角煞費經營而諸廠之中尤以貝爾法司脫阿爾蘭地之臺非特廠為首屈一指臺非特君向本種茶於藝茶之道深得要領故其所製茶機無不曲盡其妙其法有五一斂之二滾之三發之四烘之五揀選之而後裝箱有此五種機器而一切烘製裝箱皆毋需人工所需人工之處惟以筐於此機承茶送至彼機耳然此種機器須用之於規模較大之處中國祇須於產茶總匯之區先行試用擇其要者而購置之

發茶之香以烘為尤要苟烘不如法即有未透過之病未透則濕蘊於內過烘則油

發於外雖上品細葉亦必變為至劣之茶華人尋常烘茶之法以筐置葉而用木炭

火以烘之此法不特費而慢且常須有人以手翻葉倘有烘茶機器則此項人工可

省烘機名昔洛哥德臘耶意大利一帶時有燥熱之風西人名之曰昔洛哥廠有兩

種一名阿潑得拉夫脫熱風其式較舊一名大吳恩得拉夫脫熱風在下新而改良出茶

倍蓰阿潑得拉夫脫毋需機器汽力而風自來大吳恩得拉夫脫則需一風扇吹風

其鼓盪風扇之力或資急流或用汽機等而次之即用一牛車亦可然雖一資他力

而一不資他力其機之理法則同蓋皆用爐一座內有多管風經爐管而熱即以之

烘茶其風之熱度可隨意增減另有一烟管所有烟灰之類皆從此管而出絕不傷

及茶之香味茶惟得火之熱氣而已所烘之茶皆分鋪於盤遞嬗逆風而移由熱而

至熱度漸減之處及至取出機器茶已乾而涼矣

阿潑得拉夫脫昔洛哥大小不一其至小者每一點鐘可烘茶五十磅其大者可烘

至一百二十磅之多大吳恩得拉夫脫昔洛哥亦有大小其最精者名曰倭禿墨剔

克自恩特來斯無衛勃形如昔洛哥機中鋪茶之盤皆能自動毋需人工每一點鐘

可烘茶二百四十斤機中火膛面積極寬故火料甚省

漢口百昌洋行見北省用而有效亦置第一號昔洛哥一具深為愜意所出之茶比

土法所製者，售價每磅可加多英金二。本土倘置辦全副機器，需款較鉅，購者猶豫難決，則可先購第一號昔洛哥及滾機各一具試用，費既大減，而用之已可收效。有此二機，每日工作八點鐘，約可出茶三百擔。其滾機且可不用汽機，而用人力，或用一牛機驅之亦可。此機可與滾機同購。

往者華官於茶業之盛衰，不甚措意。近始有人知此事關係非淺，應亟行整頓。湖廣總督張孝達制軍，興利除弊，孜孜求進，顧念茶業之日衰，而周諮博訪，擬設法挽救。英國臺非特生廠，仰承意旨，已派上海謙泰洋行，為其駐滬經理之人。凡欲置辦機器，皆可代為訂購。謙泰主人華以脫君，於揚子江上下游之茶業情形，極稱熟悉。近且遊歷歐洲，於所用茶機，皆躬親目驗，故於此項機器，考訂最為詳備也。

其二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十月初六日

自印度錫蘭講求藝茶之法，而中國茶業日形衰敗，國家耗帑，民間失業，公私胥受其害。而以民間為尤甚。蓋中國種茶之地，祇宜種茶，於他種植，不甚相宜。故茶業一衰，而種茶者不能以此種彼，而人亦因之失業。既失業而無進款，則向之仰銷於種茶之人之貨物，亦遂減色矣。

中國藝茶，實有大不如前之處。三十年前，無人不嗜華茶，而種茶之地，遂年增一年。新樹既多，茶亦日佳。於是人皆趨於華茶。

當印茶日盛，華茶日衰，而中國之種茶者，不特不添種新樹，并舊樹而不培植。是以樹日見老，而所生之葉，遠不如前之香嫩。直待老朽葉盡，始更種之，而種之又不成。行有次序者，殊不多觀。樹間叢草蔓延，亦不芟除，以致氣塞而不通。甚至有樹間隙地，以種菜蔬者，不特此也。樹枝橫生，而聽其自萎，不知修而去之，以蓄其精。及至採葉之後，又漫不經心，狼藉摧殘，損其原氣。如此而欲葉之佳，猶却步而求進也。若夫印度則反是，無一不悉心經理。新種之樹，分別培養，及其長大，排植成行，行間蔓草，隨長隨除，灌溉修剪，皆有一定之候。見樹之將憊，則移去之，而易以新者。採葉之時，亦不盡葉而採，祇摘嫩葉，而留其老者。每開八日，即有新葉可採。中國之種茶者，則必俟葉皆長足，而不分老嫩，悉數摘下，烘製不及，每堆積至數日之久，倘適逢陰雨，則葉皆霉爛，而色香味俱失矣。即不陰雨，而數日間須將所採之葉，全數製就，亦必潦草從事，不能周到。苟從印度良法，則諸弊悉去矣。

倘採摘如法，則中國居中產茶數省之茶樹，可生葉至五月之久。自四月以至八月，依次發烘，無堆積霉爛之病。現在中國，每逢黃梅時節，茶葉強半霉爛，此事於種茶

製茶之人關係不淺亟宜考察補救者也。

然則茶之優劣不盡在於烘製而自種植以至採摘無一不關緊要現欲挽救中國茶業之衰約而舉之厥有兩端一曰種植採摘諸法一曰烘製諸法種植之初即須有一專為培養新種之地播子之時須用葉製肥料肥之而播子之處每行中間須隔數寸之寬見草即行除去不時留心灌溉俟新種之樹高至十二或十六寸即可移種於茶樹之林矣茶林每行至少須隔三尺溝渠尤宜致意如有積潦應即引之使出斷不可聽其鬱積於內行間須芟除潔淨不得別種菜蔬。

樹枝須不時修剪其生葉之枝常須向日通風移種之新樹須俟二年之後方能採摘然亦祇能採其一半以蓄其精必得俟五年之後始可採如常樹見有樹之生葉漸稀者宜即移去另以新樹補之。

以上皆種植採摘之法其烘製之事亦同一緊要臺非特生之斂葉機器每十點鐘可斂葉二十四至二十五擔其價值在上海交貨約需英金三百三十鎊由斂葉機器送至滾葉機器此機約需英金一百四十鎊。

最要者為烘葉機器茶之香味全係乎此此項機器大小不一前已言之矣最大之恩特來斯衛勃昔洛哥每日可烘茶二十四至二十五擔其價值在上海交貨約需

英金五百二十鎊此機與滾機同需汽機一具價值不在五百二十鎊之內汽機約需四匹馬力。

阿潑得拉夫脫昔洛哥一具每日約可出茶八擔其價值在上海交貨約需英金一百七十鎊零件在外然甯購五百二十鎊之大機價雖較鉅而猶上算。

其餘機器雖於烘製無用而亦不可少蓋打包裝箱在在皆需用之一為檢茶修葉機器檢葉之不齊者齊之使出售時易於入選用之者盛稱之謂比手檢者遠勝其大者在上海交貨約需英金七十鎊一為打包裝箱機器有此機器而碎葉可較少其價在上海交貨約需英金五十鎊零件皆不在內。

一切種植烘製諸法現已詳言之矣而尚有一極要之事尤須致意蓋亦茶業之衰之一端也在印度錫蘭國家皆竭力鼓勵茶民民間之租官地種茶者輕其租價而於若干時內不征賦稅復為闢野築路舉凡利於轉輸之事無不一一興辦所費公款為數甚鉅又於種茶所在之處分設巡捕以駐其地特立公堂以聽其訟薄其就地征賦而豁免其出口之稅若夫中國國家則不然一切皆漠然視之轉輸之不便不問也生意之為難不顧也種茶之地無尺寸之土不征種茶專稅種茶者苦之於是茶樹之應疏散者密佈之以避其賦復於樹間之隙地播種菜蔬以分土肥土肥

分而出茶少矣。及至茶自內地而至口岸。又有種種釐捐船鈔。所捐之數。不能預定。一任釐卡委員之出入上下。最末則為出口稅。每擔須納海關銀二兩五錢。於茶之成本。又加百分之十五分矣。

此外又有所謂長江改運章程者。在長江各口岸。裝茶出口。須先納半稅。倘到上海後。原箱裝往外洋。則由關發給存票。以先納之半稅存關。抵日後應完之稅。倘欲在上海拆動改裝。則又另有煩苛章程。而成本益重矣。且海關存票。往往積聚甚多。雖係現成資本。而不能用諸他處。

是則中國茶業之弊。有民間可去者。如種植烘製之不善是也。有民間不能去。而必須國家方能去者。如賦稅是也。賦稅重。而種茶者無力培養其樹矣。至於長江改運章程。則於國課無益。而商民受累不淺。

前者不准運機進口。製造土貨。幸此例現已除去。有補於商務者甚大。今中國而不欲挽回茶業。則已。苟欲挽回。則須將所有叢弊。盡滌而去之。非然者。茶業當日見其衰。不久將烟消影滅矣。

論中國銀圓局

譯字林西報 西十月廿一日

中國國家不設一大銀圓局。鼓鑄銀圓。通行各省。而於各省零星分設。使其權不歸

一。隱隱有相競之意。舉措紊亂。未有甚於此事者也。廣東銀圓局。規模極大。天津製造局。亦兼鑄銀圓。頒行於市。南京銀圓局。房屋大半已成。杭州又繼南京而起。若武昌則開鑄鼓鑄。已閱數年。傳聞四川亦不日將啟工。山東山西。又將為以上諸省之續。然則他日銀圓之行用於市上者。當不下十種之多。將成一互相擠軋之勢。蓋各種模樣不同。分量不一。銀之成色。又復高下不齊。駁雜錯亂。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即云廣東武昌銀圓。已流通數年。亦由張制軍由兩廣遷兩湖。復由兩湖遷兩江。遂得因勢利導。俾廣東武昌之所鑄。徧布於東南七省之中耳。雖然。商民因墨西哥銀有定值。較龍圓為可恃。至今仍喜用墨圓。而避用龍圓。欲挽斯弊。必待北京政府。有以約束各省督撫。使之併心一德。通力合作。毋相擠軋。以善其國。而後庶乎其可也。蓋使分量成色。歸於畫一。則雖鑄自各省。而皆成為一國之銀圓。無論中外商務。均可以暢行而無滯矣。夫行用寶銀。既不便。又難恃。銀圓實可掙寶銀之弊。且中國銀秤。隨地而異。故寶銀之兩數參差上下。無一定準。有銀圓則可以於無定之中。求其有定矣。中國何不及早圖之。以興利而除弊乎。

用心叵測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十月十六日

俄國在滿洲築造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相接。其用意之深遠。可謂極矣。觀俄國擊

伏佛蘭亞報有足令人寒心者。該報云現所派築造中國鐵路之人。非但築造此鐵路。疏濬松花江行駛輪舟。並欲在松花江鐵路所經之地。相度形勢。建造俄教教堂。遷俄民五萬居之。今已覓得有益之地二處。惟二處之中。以何處最爲有益。則目下尙未議定云。

波蘭向俄

譯倫敦中國報 西九月初十日

俄皇俄后。挈其兒女。同遊波蘭京城華沙。波蘭之民。喜躍萬狀。前嫌悉泯。謂俄皇俄后。率其至親至愛之人。共莅茲土。其不外波蘭可知。俄民間此情景。亦皆懽聲載道。某西報稱。俄皇是役。實足以感動波人忠愛之心。而波人亦殷殷然深望俄皇一視同仁。凡俄民應享之利。准其一體均沾。無所偏倚云。

西本月五日。皇與后赴比羅斯托克。波蘭地名演武場閱兵。兩軍對壘。如臨嚴陣。午刻卽於是處宴飲。閱畢。仍還多依利答宮。波蘭專派接待俄皇之大臣。衛爾羅帕爾。司起侯爵。代波蘭之民祝頌俄皇。觀其辭意。大異疇昔。畧謂波蘭通國之人。莫不欣戴俄皇及俄國。且願波蘭之民。沐皇之仁德。歸善向化。治抵隆平。永隸旃幟。世世無貳云。人謂雖前皇哀來仁達第一。准波蘭立憲法。自治其國。其中心感激。尙未有如今日者也。

高麗近事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十月十九日

尊帝號 自三年前。日本啟釁以後。高麗屢變新法。遷易無常。更僕難數。且事皆猝然而行。絕無斟酌盡善之處。曩時見此舉動。罔不色然訝之。今則司空見慣矣。其最可笑者。莫如其龐然自大。改尊號曰皇帝。前雖傳聞高麗羣臣紛紛奏請高王。改稱尊號。外人以爲此特高麗羣臣諂佞其君。以求利己。未必果有此舉。故漠然視之。初不虞其畫虎竟成也。約一禮拜以前。高麗執政諸臣。強半斥退。盡復當時守舊之人。西十月三日。高王故作不能過却羣臣之態。勉允所請。尊號曰皇帝。然其心實竊竊自喜焉。爰於本月十二日。復行加冕禮。羣臣畢賀。目下國中政事。更不如前。官吏貪墨。百弊叢生。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並無忌憚。新定一例。各通商口岸。商人所獲之利。十征其二。以充國帑。其首相奏陳摺中。頌其至仁大德。實勝於古聖先賢。且謂高王之性情慈愛。姿稟聰明。天下各國之君。無能及者。是亦大可笑已。英提配痕待恩報言之甚詳。無煩予之贅述也。

改國號 又聞高麗政府。議改朝鮮曰大韓。或曰大華。以羞中國。邇來其國中流弊日多。言之不可勝言。視中國至敝之時。有過之無不及也。高麗日本報章。亦力持改號之議。以媚之云。

雜事 以上二事無異兒童演劇於他人無所關係然使聽其如此無他國出而與聞則高麗之土地不久將變為俄國之土地微特高麗一國受害東方局勢亦將一變也蓋俄國新簡駐劄高麗公使斯拜耶精明強幹遠勝於前公使微勃埃二人之辦事為人不能相提並論前公使之公事多半委之於人已則手執一卷靜坐於一室之內新公使不然事必躬親權無旁貸到任僅一月高麗通國全入其掌握之中矣況高麗軍卒皆延俄人為之訓練操演步伐將成勁旅高麗之軍械局亦由俄官辦理現又將以俄人愛來格西夫為高麗戶部顧問官以代美人墨克李佛哀勃老痕之任至於他國之人高麗雖亦有有用者而合同將滿不復展訂此輩皆係駐紮漢城各國公使所薦故勉強用之皆支領薪水而不問事者惟勃老痕則不同在戶部中一年有八月竟籌款至三百萬之多以之歸償日本此事甫畢高王即令其退位以俄人代之殊為可嘆苟無他國出而與聞其事則不待予信到滬愛來格西夫已入高麗戶部矣日本並不懈怠目下已在釜山建造營房其兵艦復在高麗南海一帶測量直至仁川並賄賂高麗羣臣以固結其心云

暹王遊歷續紀

譯倫敦中國報西九月初十日

西本月初三日暹王抵哀生克虜伯廠王人殷勤款接留王居其第中次日躬自陪

王閱視各廠並令工匠在王前軋四十五噸重之大鋼板一塊又有為暹王定造輪船上所用各件及火車龍頭上車輪皆立時製成暹王觀之甚喜並一一留心細察觀畢復至廠外四周觀工匠居處及廠為工匠所設各等店舖意頗悅之留居數日即辭主人赴荷蘭國

接本館訪事人由哀姆司他待姆荷蘭國海口來書謂暹王將抵荷蘭國境此行暹羅兩世子侍焉荷蘭國中即預備供張以迎王駕

按照預定迎王儀節王抵荷蘭國境即升礮致敬過境時亦升礮並派各處駐防兵士列隊作樂初九日王蒞荷蘭京城荷蘭外部大臣蒲福暨文武各大員均出迎接蒲大臣操英語祝頌暹王復引各大臣進見少頃王由火車棧乘車入宮車前有馬隊兵護衛沿途觀者如堵牆異常擁塞但聞歡呼欣忭之聲不絕於耳王到宮時荷蘭御前大臣在彼祇候宮中高懸暹羅國旗兩世子則以英特大客棧為旅邸王服繡金白色戎服佩帶荷蘭寶星乘專車詣黑脫露荷蘭國地名離宮進謁荷蘭攝政母后及君后火車棧中有荷蘭兵奏暹羅國樂隨行荷蘭各大臣如下議院掌院式部大臣御前大臣外部大臣侯伯各爵提鎮各大員均在車中侍王午膳須臾至黑脫露與荷蘭攝政君后同駕馬車出遊君后坐於暹王之側至夜間十一點半鐘時始回

抵京城

聞暹王下禮拜四離比利時京城而往法國本擬如落他待姆荷蘭國地名一遊因為時已促故不復往矣

今日暹王作哀姆司他待姆之遊其一切迎送禮節一如在京城之時王乘車入城閱視金鋼鑽廠並國家畫院商務公所諸處在愛姆司特耳大客棧午飯同座者仍荷蘭外部大臣及工商兩部大臣本城府尹並文武數員
暹王以第一等寶星贈荷蘭攝政母后及君后荷蘭諸文武大臣亦以次分贈各等寶星以示親睦

比京本月初九日來電言暹王今日中午在荷蘭京城火車棧起節與諸文武大臣珍重而別隨乘火車赴比約兩點鐘之久抵恩特華勃比利時海口該處府尹恭代比王迎接畧待片時即往勃拉瑟爾斯京城火車棧中盡懸暹比二國之旗比國軍卒列隊鼓吹相迎王車之前有馬軍前導儀仗喧赫前詣比宮與比君相見比國各文武大臣皆在晚間比君設盛筵於宮中以宴嘉賓

暹王明日可抵法境聞法總統福埃擬親往火車棧迎迓並諭諸文武大臣率諸健兒早往伺候復派已所乘之火車至比利時邊境迎王赴巴黎聞暹王在法京擬作

數日之遊約十七日十一點鐘離巴黎云

工程浩大

譯美國格致報西十月十一日

倫敦泰晤士報謂英國駐劄巴拿瑪南北美洲間之地頸領事官報該處開河情形並該處自大西洋至太平洋之鐵路情形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勒色潑法人即開通在法京巴黎蘇彝士河者黎創議糾合而成之開河公司現擬開挖巴拿瑪河至一百三十三英尺八寸高而勒色潑原議則祇擬高至海面而已近雖辦理尙有成效自哀姆剖拉多亞至哥立勃拉皆巴拿瑪相近地名一帶已漸漸開闢而工程浩大所費已不貲河面計寬九十八英尺半河底約得河面之半該公司初集資本僅得英金二百五十萬鎊並不十分充足現雖自創辦至今十六年間已積有英金六千萬鎊而已耗蝕殆盡此河之成功正非易易也

易格司射光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十月十九日

法國海關現用易格司射光照驗來往行李貨物窺幽察隱一覽靡遺人皆以為不便譁然擬請設法禁止某西報又謂近據保爾別麻美國地名在華盛頓之北一少年醫士察得凡人所照小像以此易格司射光照之其人之身體骨格等等盡現於照片之上纖悉不能掩藏泰西男女相悅絲蘿欲締之時往往互換小像今自該醫士察出此弊

之後。聞保爾剔麻一囑。男女皆不互換小像矣。

路透電音

美國上議院紳士休門。覆英相沙士勃雷書云。英國不欲俄日兩國與議。白令海事。美國深以為異。又云。必如尊意。則可另設一會。由英美及加拿大派熟諳此事之員。聚議。至俄日美三國之會。自當於十月二十日開議。○英法二國。於阿非利加西方土地之事。尚未議定。法國報章。盛氣言之。而法政府則意頗和平。且望開議之後。彼此能猜嫌悉泯。獨是兩國各執一是。意見大不相同。而於納依周江阿非利加江名一事。為尤甚云。西十月十七日○倫敦人士。遞呈於度支大臣麥以克爾。敬克司皮乞。請力持單幣。並謂非於印度實在有益。印度圓法。不宜更改。加拿大各銀行。亦遞一呈。大致與同。主用單幣。及主用雙幣之人。皆紛紛遞呈。有一呈係孟哲斯脫商人一千五百名。聯名公具。請國家速定一行用可恃之幣。政府諸大臣。於禮拜六會議。討論此事。聞政府已商諸印度政府。而印度政府力持不願再開局鼓鑄銀圓。惟人皆意謂政府於禮拜六會議後。或當再與美國及他用銀之國一商。西十月十八日○倫敦太晤士報。謂政府已決計不令印度重鑄各國圓法之會。亦不與聞。惟於如何可以救回銀值之事。則仍當討論。西十月十九日

東文報譯

北京外交情形 續第四十三冊

日本古城貞吉譯

譯國民新報 西九月廿六日

美國在中國之宣教師。不一而足。其聲名最顯者。為李以得氏。其華名曰李佳白。初居山東濟南府。已十有餘年矣。迨後再來中國。遂移居於北京。志欲傳教法於中國。上等之人。日出入王公大人及翰林御史等之門。能巧操中語。服中服。其來北京也。寓滙文書院內一室中。食中國之粗飯。怡然不以介意。每食後。必往訪名門貴族之人。然此等人。甚不肯容易接見。異種。未深相識之客。故李佳白為此等守門者所阻。不知凡幾。然尚必勉強請見。及見。則談論風生。妙語衝口而出。於是向不輕易接見之人。甚歡相見之晚焉。聞李曾訪翁大臣數次。而未得見。一日詣李大臣處。有一客在坐。李不知為誰。問於李大臣。大臣云。此翁大臣也。佳白乃請李大臣達己之言曰。吾向者數為翁大臣守門者所拒。請自今以往。勿為己甚之舉。李大臣微笑。乃轉致此言於翁大臣。翁遂洞開門戶。後乃屈宰相之尊。往訪佳白於滙文書院內。見佳白不甚講求衣食。所居之房。止得一間。其書籍散亂床下。桌上則簿書亂堆。與塵埃並高。每有賓至。則延見於書院辦事房內。李之不求安居。而敏於謀事。亦可知矣。唯其如此。故欲自建尚賢堂於北京。已為中國皇帝所允許。其為中國謀。不亦忠乎。又常以

地球諸強國。不啟導中國爲歎。故屢發策問。詢求振興中國之策。其所著策論。有如
改政急使條議。民教相安議。理財篇。上政府書。東三省邊防論等。此皆爲中國籌也。
李雖未成其志於今日。而其志氣勇往。洵非平常宣教師之徒所能同日而語也。唯
有英之李提摩太近之耳。

論中國人民之性質

譯大阪朝日報 初十日

惹恩布來得嘗云。英人是西洋之中國人。中國人是東洋之英人也。是言也。殆有所
見於中國人民之性質乎。以吾觀中國人民。似最可親可愛。蓋中國人多保守之性。
甚似英人。其習慣風俗。素爛禮法。亦甚似英人。其善於聯絡社會。亦甚似英人。其行
事徐而不疾。亦甚似英人。其性情寬而不迫。亦甚似英人。其勇類於北宮黝孟施舍。
亦甚似英人。此等皆中國人性質之善者也。吾人豈不親愛之哉。且中國人多能以
信義自守。歐洲人某在中國爲商數十年。謂其友云。世人動輒謂中國人狡猾黠詐。
以欺人爲巧。然以余所親觀。則中國人皆守信義之人也。余與中人貿易多年於茲。
而未嘗爲其所欺。如還債之法。其父死。則其子必爲清償。子不能償。則其孫必爲清
償。蓋可親愛之人民也。惟至中國官吏。則最爲惡劣。第知貪賄賂耳。暴虐下民。奪其
財貨耳。作威作福。制其僚屬耳。以士君子之面目。爲盜賊之行徑。於簿書期會之間。

施蘇張之謠詐。學孔子孟之道德。而主申韓之刑名。由是觀之。衰亡中國者。中國
官吏也。如止觀於中國官吏。而遂以概論中國人民。則所見甚誤。猶觀江河之
濁流。而不知涇水之清。豈可以論中國人民哉。雖然。中國人口極多。四萬萬人
中。亦非無狡猾愚蠢之徒。第此等人。乃遠詣海外諸國。就下賤之役者耳。世人
習見此輩。遂欲以概論中人。豈不謬哉。唯吾人知中國人民之性質。最可親愛。
故姑言及此耳。

亞非利加洲及俄法之關繫

譯國民新報 初十日

亞比西尼亞。在東部亞非利加洲。瀕紅海之南端。卽爲地中海而出印度洋。又自
歐洲而至東洋之要路。歐洲諸國。咸擬伸其勢。威於此。因其爲要路故也。亞比西尼
亞之北境。卽意國之殖民地也。意國嘗爭地於亞比西尼亞。而敗。自是而後。世人之
視亞比西尼亞。更加重焉。近刊歐報云。亞非利加之中部。有一地方。此地在亞比西
尼亞之西。介於南部蘇丹昆台。及英屬東部亞非利加之間。此地方有金象牙珈琲
等物產。亞比西尼亞王。委任俄國列恩地穢布伯。欲令其役使法人。開拓此地。蓋法
國我兒列安公。亦嘗與俄國列恩地穢布伯。同時到此。而商議也。此報果真實不謬。
則必有他國挾異議於其間矣。要之。自今以後。亞非利加洲。將爲列國爭奪之場。觀

此一端可以知其先兆焉。

俄國義勇艦隊記

譯東京日日報 西十月

初三日

俄國義勇艦隊本出於俄人愛國之忱其平時則從事於航海貿易一有戰禍則服航洋巡邏之勞蓋其素志如此也往昔俄土之役俄國未有大艦軍興而後始知船之不可不備政府亦發大願欲養成國民以資海軍之用千八百七十二年開工議會於莫斯科府以祝彼得皇二百年之誕辰海軍衙門乘此機會陳列軍艦商船等各種物件又蒐集各種記錄等子細解說大藏省亦支出巨貲開刊一大書籍詳述稅關商船海運等事以示大衆於是舉國人民憤發興起思有所爲有志之徒遂醵集資本先創立俄國獎勵航業會以謀養成海員其意在預備船舶於平時一旦有事則改裝爲巡洋戰艦也當是之時英俄角立岌岌之勢却在目前俄民益加發奮遂以千八百七十八年四月一日出示簡派委員以充創立義勇艦隊之任先皇亞歷山第三時尚在東宮又請爲委員長設置醵資所於莫斯科府更派委員於各地方以勸醵資未經數月即集貲一百萬留於是派海軍將校到德國漢堡購輪船四艘於北德路以德公司此等輪船雖未嘗用之於戰以充運搬兵士之役然自里斯的華諾至黑海諸埠則多賴其力焉自是之後用此輪船以開航業常來往歐

洲諸埠及西伯利亞之間當其時俄國商務未興而常有虧欠航業之累舉國商務幾難維持或云不如舉此艦隊賣之於商事公司即黑海輪船公司幸此議不行遂得有現時之盛矣。

該艦隊平時以航行自俄的都沙至東方諸埠之間爲準常定其期搬運郵信貨物及來往商客等攷其所爲是商務也俄政府以千八百九十二年訂期十年每年補給保護金六十萬留於俄的都沙至東方之航業又給二十萬留爲通行蘇彝士運河之貲且定十年之期創造快速輪船四隻各八千噸以上及商船二隻又定章程自俄的都沙至東方諸埠每年限七次以上航程十四萬千里之外然現時航行之次數實至二十餘次然尙欲增多貲本以擴航路於四方至其艦隊航行速率航路表發到時刻等別有委員會議焉海軍大臣更商議於大藏陸軍內務三大臣而後確定公示是爲成例。

倫敦銀情

譯東京日日報 西十月

初八日

日本駐紮英京領事某君於八月六日具報本國政府云上月九日既已具報倫敦銀情迨上月下浣歐洲諸國與中國等爲鑄造補助幣故須要銀塊又於新嘉坡鑄造英銀圓故銀價未甚落既而此等銷路亦止息焉中國欲賣銀塊於市場而諸外

國請日本交換銀幣。日本亦將賣銀塊於市場。於是美國急遽先賣銀塊於未落價之前。其數頗多。故至上月廿七日。銀價俄落。一恩斯價二十六辨士八分之七。越至月底。尚落至爲二十六辨士十六分之七。將不知其所底止。至今月五日。遂落至二十五辨士四分之三。意者低落之甚如此。一時或有少漲。亦必低落。益賤其價也。今舉其理。詳列於下。

俄國需要 自前二三月來。俄國需要銀稍多。現本年六月中。自倫敦輸出銀塊於俄國者。六十八萬磅。印度次之。爲四十二萬磅。又輸出於西班牙及德國等。總爲八萬磅餘。輸出於俄之數。如此之大。俄國爲鑄造補助幣。一留布故也。然今既畢其事。故不復需要銀塊。今後數年。或數月。俄國或未必輸進銀塊於其國矣。

中國滙情 中國本多需要銀塊。而近時却將銀塊賣於外國。蓋爲中國在外國貿易不興之故。又將清結外債利息故也。

印度需要 印度近時以來。本不堪購銀塊。自今以後。亦未必多購。且該國所行之留布兒幣。可漸用以當金幣。一是林苦四辨士。該國以金幣爲本位幣之期。亦將不遠也。故該國需要銀塊。亦愈減少耳。

意法需要 此兩國亦雖時購銀塊。鑄造補助幣以補其不足。而其數未必大多。且

近時諸國。亦未見補助幣之不足也。

南美洲賣銀塊 南部美洲。卽秘魯及其他諸小國。亦多賣銀塊。故自前數月以來。頓致銀價低落。亦由於此。且此等諸小國。亦欲執行金幣本位制。意者自今以後。又大賣其銀塊。亦未可知。

奧國亦賣銀 近時奧國亦變更幣制。故其所有之銀塊。亦漸賣出。

日本亦賣銀 自中國新加坡等各地。多請交換銀幣於日本。則日本之銀漸多。而日本不復用此等之銀。必至賣之於外國。而銀情又爲之一變。

銀價低落之理。如此之多。而欲能支持於低落之時。唯有以銀造器物耳。故銀價愈低落。而以銀造器物者益多。現以六年前。比昨年。殆至二倍之多。然此等之件。未足以支持銀之低落。然則以後銀價之低落。將又何如乎。今且舉示拉得麥兒好布士氏所稽查採銀費。貫列下。

一在美國採銀鉛礦。得銀一恩斯。則費貫二十四辨士。採於銅礦。則費貫二十三辨士。採於銀礦。則費貫十七辨士。故總約之。則當二十三辨士四分之一。

二澳洲有一大銀礦。名曰布樓孔系兒。在千八百九十三年所採掘之銀塊。爲一千八百萬恩斯。而得銀一恩斯之費。約二十辨士。

三南部美洲守安茶加銀鑛所產出於千八百九十三年之費贊一恩斯當十五辨士二分之一

四西班牙本都銀鑛稱最多銀塊而得銀一恩斯之費贊僅五辨士

五奧國銀鑛係歸政府所管政府採其銀以充鑄造補助幣之用而其費贊則得銀一恩斯可以費三十七辨士二分之一然此鑛將廢

六在墨西哥則渾以銀幣辦各事未甚知金銀幣有差價故其國不能行金幣本位制以是觀之銀價之低落亦將至二十辨士左右昭昭可見若至將來則或至十辨士餘亦未可知也然則現從事貿易於銀幣之國如中國朝鮮等須預知滙票行情之變動必甚於將來也

麥奚牙伯利與使德公使書

譯大日本報 西十月 初五日

意國麥奚牙伯利之爲一代大外交家天下人所共知也頃得其與使德公使拉伯兒論外交秘書一篇洵可稱不世之傑作矣其文曰公使之職位尊望重人生咸以爲榮設令膺此重任不能勝任愉快則未足以稱政治家也今閣下出使於德夫德國之與我國民情俗尚彼此不同且閣下出使外國以此行爲首則宜小心從事已矣抑閣下任重道遠未可驟成其功然天下之事未經大難而能建監大勳者古未

之聞惟其大敵當前而後功績乃真焉以余觀閣下之才氣皆以此行爲閣下建功之機也昔者余在彼有年其中情事稍詳一二今舉所見聞以陳於閣下閣下不以爲怪則幸甚幸甚夫公使奉命於本國忝職者無論矣即使勉從事以盡其分所當然尙未爲足也公使奉朝命出蒞他邦欲以巧術代國家辦公事則必當先詳其所駐紮處之國皇大臣等之人品氣象兼又當納交於國皇所寵之人因其日近君側不然則恐有所壅塞也然更有要者在其所駐紮之朝廷必令人人皆愛敬而後可得此之法在慎重其舉動深留意於坐作應對之間使人信我廉直不愛金錢耳抑使臣在外廷須爲其國家人民所信最爲要緊然或忽畧於此事或因此而不能辦事以辱國家之榮名是余所屢見於今世者也夫事或有宜謀之於秘密者然密事最易招人猜疑宜三致意於其間且更當慮其或露於萬一豫作口實以爲辯解之地亦爲極緊要也昔亞歷山那是意嘗以信義自守而遂能成功然求之今世鮮見其匹第願閣下勿遜功於古人是余所厚望耳閣下此行余不能無所切請而其所以請於閣下者無他欲其有所報告於本國政府耳此爲公使本分之事而足以坐致大名報告之事頭緒萬端不能盡一當分爲三節一曰既往之事跡二曰現時在變化搖動之中爲未定之事情三曰推見將來之事夫第一節事係既往故具報之

亦甚易也。如其兩國皇或公使等密聚會議謀襲他國。則兩國本深秘其事。雖屬既往。或難探知其情。即如德法兩皇與羅馬教皇會議於兀伯列。法國地名定盟以剪滅威尼斯。如此之類。當時之爲公使者。必須傾心注意。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要之在第一條比之於第二第三條等。未必爲至難也。何則。雖事係秘密。而探究於既往之後。與審察於未發之前。其難易自相懸也。且凡各朝廷必有探查事情之職。此等之人。必以所聞於甲者告乙。又以所得於乙者。更換語於丙。若欲探悉益己之事情。必須於酒坐舞會。聯絡此輩。又常須設會以招此輩。而後我之獲益者多也。余嘗見謹厚之人。設博奕會於其家。集致此等人物。以與談論實情。苟能設種種方法。以接見此人。則其所得於密事。必非少也。雖然。欲使人明露其秘事。則必先告我之秘事於渠。使渠深信於我。斯爲最要。若我不以一事告渠。而欲渠之告我。豈可得哉。故爲公使者。不逼曉其本國及隣國之情形。則不但多不便於己。卻於冒昧之間。轉有洩洩己國秘密事之患。何則。我不逼曉各種事情。則談論之間。應對無語。搜索枯腸。別覓語言。勢不至自洩秘事於人。不止是故。逼曉彼此事情。談論風生。終日不竭。是爲探人密事之要訣也。用以上諸等方法。所探得彼國之密情。其中或有實說。有虛說。又有半虛半實之說。事之輕重大小。亦幸類是。非虛心分析。不能得其實在。故具報本國政府之件。當格

外慎重。不可掉以輕心。余嘗見諸國公使所報之文體有二種。一敘其見聞之事情。一敘其君主宰相等之氣象。及其處事之動靜。若何。生平所致意之條款。若何。平時之憂慮。若何。而更於篇幅之末。添加一則云。按此等之事情。據此等之往跡。以逆測將來。本處聰明之士。皆謂其日後必生某某事情云。若用此法。具報本國政府。必爲人人所稱贊。又有一種慎重之人。更作日記。詳記日所見聞之事。以敘入報告書中。余又嘗見一公使。每一二月必詳記其駐紮之國家。及外交之始末。作一專書。以咨送於本國政府。如此之法。亦甚善美。足以揚一己之名聲。補本國之利益也。要之欲使我本國政府。出於英斷之舉。則不可不使之審知外國之動靜如何也。

夫明通外國之事情。最爲緊要。然請更進一說焉。閣下到彼地後。必先謁其國皇。呈國書。告以使節之事。於此時。雖未可驟知其國家之動靜。及國皇之志行如何。亦足以覘其朝廷之接待外臣。及國皇答禮之虛實如何也。是爲第一端之事。繼之則以種種方法。探察國皇之志所在。全國人心之所向如何。以具報焉。其他若國皇平昔舉止如何。天性姿質如何。國皇親裁萬幾否。抑或有謀臣爲之籌畫否。國皇好文乎。抑好武乎。又其所嗜愛者。在功名乎。抑女色乎。或貨財乎。國皇喜居其國南部乎。或北部乎。在內閣謀議之臣。最爲君所倚重者誰乎。此倚重之臣。懷抱大志乎。抑或以

現時之榮華爲滿意乎。又此人籠絡朝廷上下諸人之心。深淺若何。其君意之所向。是止在二謀臣否。倚重之情。有盛衰否。抑無定而有嘆盛衰無常者否。又近臣中有爲法國所結納。而傾心於法國者否。此人可以貨財動之否。凡此等類。皆當一一推究其事情也。又更須致意者。則爲其國家貴族之動靜。此輩或有懷不平於其國皇者否。如其有之。則一旦鋌而走險。其毒害果爲何等。又此輩亦嘗傾心於法國否。如此之類。亦須探察焉。又其國皇平日待遇諸昆弟之親疏。恩愛之淺深如何。如諸昆弟中。或有怨望其兄者。則此人果有生亂之器量否。是亦不可不探察也。以上諸端。皆使臣所宜留意者矣。

又別有二三要旨。往日彼國嘗有內訌。今雖鎮定。然恐尚有餘燼。擾亂民心。此事果爲真否。如其民心未靜。則法人煽惑此等之民。可以再生內亂否。又其國皇現屬意於意國否。又有欲侵掠倫巴兒地之志否。抑欲侵入羅馬否。尚懷法皇之厚意否。抑怨恨也。要之德皇入意國。則我夫魯運斯府之損益果如何也。是亦所宜留於今日者也。

凡此數端。皆爲國家最要之事。閣下能操縱時機。一一探知。功莫大焉。但其報諸事。不宜止一次。所當二次數次。追補增精。以輔我國家宰臣之遺漏。且其所記述。辭達而已。不可虛飾文章。使人謂閣下具報之書。非消閒之漫筆。而用意深切。無以過焉。可也。麥奚牙伯利再拜。

按四十三冊

日本赤十字社則

上海孫 淦譯

本社創於明治十年。西南之役。凡戰地之傷病者。不分彼我。以均救療。均愛護。爲之旨趣。名曰博愛社。當時經征討總督府允許。助軍團軍醫部於戰地療傷者。役訖之後。永設此社。平時務爲準備。期有事之日。從事救護。今茲我政府與瑞士萬國赤十字中央部盟約。彼此相交通。與同盟諸國各社締結友誼。經總會決議。得宮內大臣陸海軍大臣認可。改社名稱日本赤十字社。更定社則如左。

第一條 旨趣名稱及位置

本社以救療愛護戰時之傷者病者。力輕減其苦患爲旨趣。

本社稱日本赤十字社。設於東京。

第二條 兩陛下之保護

本社享皇帝陛下皇后陛下至貴至尊之保護。

第三條 條約

本社遵西曆千八百六十三年十月瑞京日內瓦府開設萬國會議之議決。及千八百六十四年八月歐洲諸政府間締結條約之主義。

第四條 平時及戰時之事業

本社守第一條之旨趣行左所記之事業。

第一 平時習練救護人員俾戰時嫻於救傷治病之事。又蒐集物品務令完全無缺。

第二 戰時幫助隨軍醫部而盡力於傷者病者之救護。

本社於第一條之旨趣外可兼行左記之事業。明治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增補

第一 當臨時之天災救護負傷者。

第二 前項之費金特募集有志者之助金補充之。

第五條 社員

年釀金自三圓至十二圓者為正社員。一時出捐二十五圓以上者亦如之。明治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增補

年釀金自一圓至未滿三圓者為贊助社員。

社員之年釀金自入社之年以滿十年為一期。明治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增補

一時寄贈若干金及各種物品者為本社之慈惠員。於戰時為本社從於救護事務有功勞者及平時有相當之功勞者及現時以篤志幫助本社之事務者由常議會之議決不須年釀金而可為特別社員。

由常議會之議決認相當者可請為名譽社員。

常議會可拒絕入社之請求及除社員名。

婦人為社員亦從本條。

第六條 總裁

本社推戴皇族為總裁。

第七條 監督

為使本社之事業適兩陛下眷護之聖意且應軍陣衛生諸整備享宮內省陸海軍省之監督。

第八條 役員

本社之役員為常議員及理事員。

常議員之數三十人於總會之時以正社員投票在東京正社員之中選舉其任期為三年亦得再任三任。

常議員有審議議決本社重要之事之任。

理事員以社長一人副社長二人幹事七人組織之於常議會選舉議員之中由總裁上奏之但社長副社長非經勅許則不得上任。

社長提調一切社務代表本社擬訂辦事之細則任用必須之委員屬員為總會及常議會議長。

副社長輔弼社長社長有事故則代理其職務

幹事承社長之指揮而處辦社務。

常議員及理事員無俸給

第九條 地方委員及支部

每府縣置地方委員掌本部與地方聯絡之事便於執行事業以普本社團結之主義。

地方委員之外樞要之地則可有特置支部

地方委員及支部之組織別有規則

第十條 常議會

常議會者本社役員之會議而須社長議決者則招集之約三月一次。

常議會之議決由可否之多數可否同數則議決之。

常議會議長之外出席不滿十五人則不得為議決。

可於二日內再開會議以決之。

若遇臨時天災行救護負傷之事則社長招集臨時常議會雖出席員不滿定數仍得為議決。明治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增補

若天災事急而不能招集常議會則先施救護之事而後得求其承諾。

第十一條 總會 有定期總會
有臨時總會

社長每年四月招集定期總會

社長遇要事則得招集臨時總會

正社員十分一以上同意欲謀議一事可告知社長請開臨時總會社長從其請可於四日以內招集之。

總會出席正社員不滿三十人則不得為議決

總會應行之事如左

一 改舉役員

二 報告事務及會計

三 審議及議決理事員提出之議案

社員以其意見欲為總會之議題則每年正月以前告之社長於常議會時付之審議而決其採否。

前項之意見有社員三十以上贊成則必採用於總會之議案中。

第十二條 資金

本社以兩陛下之恩賜金、社員之年釀金、有志者之助金、及生自本社執行事業特別收入金為資金。

第十三條 物品

一切救護傷病應用之物品、可隨時蒐集、或以本社之資金購備、或由有志者之捐助、皆理事員管理之。

每三月理事員報銷其出入存儲之數於常議會。

第十四條 扶助

不問社員與否有扶助金圓物品於本社者、則贈謝狀、且以新聞紙廣告其姓名、扶助金有指定供何項支用者、則從其指定之項而使用之。

第十五條 褒賞

凡於本社有特別功勞者、則於常議會決議時、可給與有功章。

是日如此聽來。答是。問爾說索款單、爾於正月十三號交去。答是。問爾得願付之信、在一禮拜或十二天之後。答是。威律師曰、此係私議、不應問及。但律師曰、我未問名且僅問日期。威律師曰、此甚是。問至此、中西官退堂、訂次日即西七月二十九號十點半鐘復審。以上第十六次會審。

信隆行租船於七月初一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納律師呈繳編一百二十號字據之原文、內述原告向劉姓所借之六百五十兩之事。但律師復問邊列士曰、爾交雷稅司之索款單、昨日問畢、此後爾曾另有別項索款、向被告索否。答無。款。問自是日至爾進稟之日、此係爾未後之索款。答是。問爾所說是否、有兩款、一萬二千六百兩、又八月十四號字據內所載之二萬五千兩、又五萬六千兩、又計四萬一千兩、另加註銷合同債款、共計五萬六千兩、此係某項索款。問爾說帳數、爾曾否知照、或由爾寫字送交前去。我並未說此係某項索款。問爾說帳又進稟後、爾所索之第五款、爾所索各款、如此總核、是否有當。答是。問惟此五萬六千兩、爾未具字知照。答未。問爾行租船價值、三十萬兩、無保人保銀。惟船無保人、人是徐委員之友。徐委員舉伊作保租銀。問爾所說之友、是洋人抑華人。答是。洋人名隆會威。問伊在租船合同簽字否。答未簽字。問會屬伊簽字否。答屬。問何人所屬。答徐委員所屬。問爾行不屬伊簽字。則何以不簽字。答請伊簽字。問伊是否不肯簽字。答我未知其不肯。問然乎。答我等三人、請伊簽字。問伊是否不肯簽字。答我未知其不肯。問然十六訂立之合同、當即呈堂、併入所呈之詞狀等件、該合同內載、與商隆會威作保、簽字云云、然並未見有隆會威所簽之字、充見證之與、總領事確經簽字、納律師稱合同譯文、有數紙、所譯彼此不同。韓總領事曰、我原屬區區、然實不能明白、合同字義、但律師曰、薩繆爾譯不在此、暫請不講論其字義、俟薩繆爾譯來再講。

白合同字義、但律師曰、薩繆爾譯不在此、暫請不講論其字義、俟薩繆爾譯來再講。問爾會見過此信否。答無。問爾會見過此信否。答無。問爾會見過此信否。答無。

會威會復問邊列士曰、船價爾曾給有中保否。答無。問爾會見過此信否。答無。問爾會見過此信否。答無。

有無抄底譯文。答記得見過。但信中所述、記憶不清。問爾行未會給有中保。答無。問爾行未會給有中保。答無。

答保險外別無中保。問保險所保者何。答保失事。問失事其意是否指船在。答無。問失事其意是否指船在。答無。

海面遇險言之。答是。問除保海險之外、被告並無別項擔保。答無。問除保海險之外、被告並無別項擔保。答無。

不要此。問七月二十五號所索之一萬二千六百兩、如照付爾、除還債之外。答無。問七月二十五號所索之一萬二千六百兩、如照付爾、除還債之外。答無。

是否尚可稍有盈餘。答是。問嗣後所索之五萬六千兩及十二萬兩，是否事
 同九萬兩，如照付爾爾還債之外，亦可稍有盈餘。答五萬六千兩及十二萬兩，是
 款是九萬兩，情形相同。答否。問除還債外，未必有盈餘。答現在又加許多費用，問
 償一層從前已過，亦可稍有盈餘。答是。問爾所借之款，何以能向被索
 向被索者索償，該款是否。答亦須再問爾所做生意，如果資本甚足，不必告貸，爾亦將
 註冊所索之款，凡該船必二須驗船師會驗，爾知之否。答私驗，我不知。問各船
 除桑尼之外，遵照註冊所索之款，尚勞船主驗過，爾知之否。答不知。問各船
 主係為保險公司，註冊所索之款，我從不見勞船主驗過，爾知之否。答不知。問
 二千六百兩之時，其註冊所索之款，是否亦包在內。答否。問爾索之款，在何
 索款。答從未包在內。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在二萬五千兩之內。答是。問然則索款之四併算，我核對。答是。問此為何
 律師曰：如原告不說，似屬欠妥。因二萬五千兩之款，原告並不作為併算。我
 第一併算，係供昨日。然從未向被告提過。問二萬五千兩之內，已有所說之四
 千兩，爾曾供過是債款。彼時是否係第一次。答是。問八月二十一號，是否
 至四萬兩。其時所索之款，是否計三萬兩。答是。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答未。問進稟時，曾索款。答未。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我問爾照三年。問未進稟之先，曾請照合同施行。答是。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條否。答無。問爾照三年。問未進稟之先，曾請照合同施行。答是。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問爭論之時。答無。問爾照三年。問未進稟之先，曾請照合同施行。答是。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逼我求了。事現不相逼。我又要請施行。合同俾我可不願為之。彼時中國債主相

說否。答無。問新正以來，是否因未逼債，故爾現又要駛船。答債主均在
 等候。問是。問爾收到此案之款，由此歸還。答自然。問至。此律師曰：在
 將伊尋到。問律師曰：爾可先行復過。列士不在從前寓處，我現在設法須
 法七天，開行武甯之供。其時歐子勃係該船管輪，我欲問情由。然事實機器
 恐邊列士不能應答也。威律師曰：歐子勃係該船管輪，我欲問情由。然事實機器
 我要歐子勃自行供說。威律師曰：歐子勃係該船管輪，我欲問情由。然事實機器
 情形爾已供過，是否收回。一萬一千兩，歸還買辦之款。答是。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是月之後。爾是否收回。一萬一千兩，歸還買辦之款。答是。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擬用各船。答是。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自上海牛莊烟台所裝之貨。問問合內，是否載明。答是。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被告不得預等情。答是。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爾面。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時仍准放行。答否。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向爾索償。答否。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說被告並未索償。問爾索之款，在何。答在何。
 有船今担律師問爾各船是否係商船。答各船未說係商船，裝載貨客。問
 各船從前係何等船。答據我所知，是差船。問然則各船應需改動。答是。
 千元以上，是否應由爾付給。答各船明之後，交割之後，三年以內，如須修理，修
 開担承各款，以及借款經理人帳內，有何項重索。雙分否。答無一項。問爾所
 次者，問籌防局已付之款，及其現在應付爾之款。爾帳內，曾否索。答否。
 問除所索之債款外，其担承各款，以及借款經理人帳內，曾否索。答否。
 辦法是否自收押須付還別人。答須付還別人。問徐委員之法文繙譯單

內所開之數是否係核准之款 答是 問然爾是否不願收受 答不願 問雷
稅司商議被上海道在正月阻止之事另有他人向爾說過否 答另有徐委員 問雷
核之帳稅司已查過惟所核之數曾道台嫌太文繙譯來說我請曾道台准稅司
否稟明領事 答曾稟 問曾行照會否 答曾照會 問至此威律師請將呈堂
之日記簿取用以便說明第二證人担律師駁稱已呈堂之字據須俟案斷之後方
能取出 蔡道台諭曰呈堂字據不能取出仍准在公堂鈔取 威律師又請
取出別項字據照譯所請担律師駁稱不能行然願願相助為理故威律師如將
要譯之字據先行示我然後再譯我可允從我非欲故意多加功夫然有數項
從未見過而各該項將來我從查問 邊列士稱新福建日記簿已寄到次日
初十次會審至此中西官退堂訂次日即西七月三十號十點半鐘復審以上

信隆租船案於七月初二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 威律師重復問邊列士曰爾
開借款何故 答借款者即擔承各款將因駛用輪船而費也 問是否將費抑已
內然此係總數爾能述其詳細並說出其銀如何及何時所費 答能述詳細
爾曾說過爾欠買辦者尚不止此數 答六千一百九兩已有呈堂之甲字八十號可據
是否係除去所入餘存之欠款 答六千一百九兩已有呈堂之甲字八十號可據
尚有六百兩係利息銀 問然則尚存五千五百兩 答是 威律師當將六千八百
六兩八錢之字據呈堂編作甲字一百一十四號並稱已編列一百一十五號之字據係
革甯海墊借之款非付船工單也其所開五千兩之細帳字據呈列甲字一百一十五號
係本案之款其餘係甯州船之款當將五兩之細帳字據呈列甲字一百一十五號
海與三船有何關係 答伊墊三船開銷並赴鎮江商議新福建之事 威律師問
革甯海之款我已刪去若干緣有若干我未能指明也茲我請將四千五百兩四
錢五分之票據呈列甲字一百二十一號及乙字一百二十一號此係另添細帳表
明已呈堂一百一十六號一百一十九號一百二十一號及一百二十一號等號之字據係
總數較多耳原告所索之借款我另有票據然我所索不欲比已索再大 問爾
於別項中重索 答未重索 威律師稱擔承各項中有管輪額外工洋六百元編

列一百一十二號之字據未全我已函致管輪恩爾魯開細帳伊已開送前來惟不
甚詳復問邊列士曰担律師問爾船上所雇駕駛之人是否均有執照 答除一人
無照外餘均有執照 問其無執照者為誰 答江甯船主梅司 問梅司既無執
照係屬何項人 答是長江引港 問長江船上由引港代理船主是否常事 答
有長江船數艘用引港代理 問誰家之船 答太古公司用引港代船主 問武
甯正管輪船子勃求用之時曾否述及有無執照 答有信 問其存保銀 答在
當即呈堂編列第一百二十七號 問籌防局或徐委員曾否說要存保銀 答在
威律師重問畢 納律師傳實勸問曰爾何名姓 答在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二月
行爾之股多否 答不多 爾向來作何生意 答在官場做生意 問何項生意 問
答軍械之類 問爾向來認識徐委員否 答向來認識 問第一次爾在何處相
遇其時爾辦何事 答在南京遇見其時我與張制軍有交易 問爾與徐委員相
識是否否在後 答是 問此後爾常相見否 答隨後在上海常見 問在股開信
隆之前抑在後 答在前 問商議輪船之時爾見徐委員是否與邊列士同見 答
答是 問公堂訊問邊列士之時是否爾亦在此 答只有一日不在此 問邊列
士供說時爾只有一日未聽其供爾曾否閱諸報中 答曾閱且屬寄 問有已呈堂之
電報二紙係爾所發是否由爾屬寄 答我未屬寄且此二電亦非買辦所發
人每有以股分押租者或在銀行存銀作押者徐委員曾否問凡值錢之物出租與
從未要過 問徐委員認識隆會威否 答認識 問邊列士所說隆會威致徐委
員之信爾曾見過否 答曾見過 問信內所述爾能記憶否 答隆會威致徐委
員之信爾曾見過否 答曾見過 問信內所述爾能記憶否 答隆會威致徐委
在場 問租銀照付 問此信是否爾交徐委員 答隆會威致徐委員之信我亦
外另要保否 答徐委員信滿意未另要保 問船交割時其船情形邊列士所供爾
已聽見爾以此為實話否 答是實話 問邊列士所說是否均係各船情形 答
是 問爾嫌船不好除徐委員之外曾親自向別人說否 答當時我亦在場 問商議
輪船之事是否爾亦在場 答是 問徐委員於五號與其法文繙譯吳君同來寫字
房談輪

坏恩 Berne	大吳恩得拉夫脫 Downdraft
勿來特立魯 FriedrichRune	倭希墨別克 Automatic
哀生 Essen	恩特來斯 Endless
阿意薩克紐香 Isaac Newton	衛勃 Web
阿意薩克霍爾敦 Isaac Holden	拿伏佛蘭亞 Novoe Vremya
老司 Rosse	華沙 Warsaw
維多利亞蘭特 Victoria Land	哀來達 Alexander
愛列勃斯 Erebus	哀姆司他荷姆 Amsterdam
拉生 Larsen	黑脫露 Het Loo
賽摩埃哀藍特 Seymour Island	落他待姆 Rotterdam
格來吸嗎蘭特 Graham Land	恩特華勃 Antwerp
紐手門利恩司 New Orleans	勃拉瑟爾斯 Brussels
阿婆喊姆特 Abu Hamed	巴拿瑪 Panama
褒褒 Berber	勒色發 Lesseps
美特司冬 Maiastone	哀姆剖拉亞 Emperador
以上見四十三冊	哥立勃拉 Cuslebra
哀薩暗 Azzan	保爾別麻 Baltimore
貝爾法司脫 Belfast	納依周 Niger
台非特哇 avidson	孟若斯脫 Manchester
昔洛哥德臘那 Sir ecco Dryer	
阿發得拉夫脫 Updraft	

中西文合璧表 凡已見前期表內者不再列入

中西文合璧表

船之事並問及如何辦法我將此方肯將船交還我當復以最便之法莫如伊特坦承各款我將船交還伊乃屬令將此寫出問所書伊答允否答在我則以爲稅司允矣問所寫之信是否係爾所交問爾將此信交徐後另又函致士亦有分問八月十五號或十六號在徐邊列士所館商議各情爾是否均記爲實話問其時是否爾想如交還輪船可收二萬五千兩問爾所商議何事答此也問商議之時有何人在場答徐郭二君又我與邊列士問爾所商議何事答此也議修船之事商議一晚毫無成議而恐嚇之詞頗多問爾所商議何事答此也欲派兵上船取船問恐嚇之詞出諸誰口答徐委員問爾所商議何事答此也將甯州開赴香港是否因此答此一事外確無他法問此後爾是否與稅司通信並與面談所談是否係捉拿江甯一事答江甯被扣之後爾是否與稅司通信說去二稅司報關係請開赴烟臺其船實係在道開赴香港我亦無言語是問稅司會否因報赴烟臺乃開香港故責其非答否問一外日爾在江甯船船主人設法擬恃勢開赴製造局我聞信即赴江甯船見郭委員及他華人在船主梅司正在起錨我即問其故梅司答以我既不能付債伊自須向別處取錢云云我告以此非取錢之法況我所得之債比我所欠之款較多問爾所說其意是答郭委員我亦問以故而郭情願即行離船問郭委員曾否說伊上船之事及體面華人數人又梅司船主及正副二管輪船問郭委員既去誰亦離船當時已有中國兵船看守其餘之人除正副管輪船外均離船問該兵船現仍在否答仍在問將船開赴製造局一舉其時爾之律師與被告之律師是否正在商議答兩造律師商議之後不過一二天即捉拿拿會審問至此中西官退堂訂次日即七月三十一號十點鐘復審以上第拾八次會審

信隆租船案於七月初三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威律師日借款項下前添繳編作甲字一百十四號之票據有天津經理人威爾生向信隆行取用之票銀

下期續印

本館告白 啟者麥孺博孝廉近因有事暫時回粵故本館現添延三水徐君勉茂才佐理撰述之事特此奉告

又 本報前數期譯編內所印之伏耳鏗製造股會章程係無錫徐仲虎觀察所譯因由福州船政局寄來故致誤題合為更正 又本館代印之活物學實係美國厚醫士所撰前期告白誤作某教士亦并行校正以昭核實

又 本館去年之報刻甫補印齊全照舊訂成三巨冊外地諸君曾經函索者業已照數寄去現所餘無多如諸君有願閱者祈即購取為荷 又一期以後之報現約預備一二百分如欲零星購補亦可照奉其取值均依舊例

不纏足會告白 上海本總會現已遷至泥城橋西凡有信件逕寄本總會可也

- 不纏足會董事姓氏
- 陳世垣字季璠江蘇元和縣人
- 張一慶字仲仁江蘇元和縣人
- 馮泰松字
- 江蘇崇明縣人
- 董瑞椿字樹堂江蘇元和縣人
- 莊澤誠字
- 江蘇陽湖縣人
- 徐應田字伯耕江蘇崇明縣人
- 潘任字藝庵江蘇常熟縣人
- 查醒字眠某安徽涇縣人
- 夏循坦字履平浙江仁和县人
- 周菱字滋萌江蘇陽湖縣人
- 魏丙堯字少堂浙江仁和县人
- 邵召字公燕浙江蘇州府人
- 楊蔭桓字冠西江蘇金匱縣人
- 徐可大字禹聲廣東香山縣人
- 黃字鏡波廣東海陽縣人
- 葉爾璟字西平浙江仁和县人
- 邱逢甲字仲開廣東海陽縣人
- 陳庭鳳字鶴雲廣東鎮平縣人
- 鄭官應字陶齋廣東香山縣人
- 不纏足會助贊諸君姓氏續登
- 黃鏡波上舍助銀十元
- 趙靜涵大令助銀五元
- 鄭陶齋觀察助銀壹百元

